

朕聞。古云、人身難逢、佛法難聽。吾被催十善之餘薰、恭踐萬乘之帝祚。雖有元龍之悔、猶待金仙之樂。窃思、何幸法逢大乘、禪聞南宗。處於五後百世之間、如在三百餘會之砌。爰以建寺度僧、有漏善根雖非本望、利生悲願化物之要徑也。吾子々孫々、宜知吾所思。當寺繁昌者、蘿圖永固、玉葉久茂。若吾所思、廢亡旋踵。若在天界、以天眼照之、若在佛界、以佛眼鑑之。思之思之。

一、寺領事

遠江國初倉莊

加賀國小坂莊

筑前國宗像莊

右件三箇所、盡未來際被寄附當寺畢。縱雖高岸成深谷、滄海變桑田、不可有改易者也。子孫宜守古本志、願雖有加增、不可減少者也。

一、長老職事

選器量卓拔才智兼全、而佛法爲重擔、勤行爲志節之仁、可補任者也。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而已。僧者不必以貴

人爲尊。乃至雖吾子孫、不可以勢住持。恐爲傷風敗教之端、深屬々々。

永仁七年三月五日

佛子金剛眼 御花押

(禪林寺の域内に南禪寺を起されたるなり。)

正安二年

庚子

紀元一九六〇

三月廿三日。幕府、山城賀茂別雷社領加賀郡金津莊と北英田保との境界に關する爭論を裁決す。

【溫故古文抄】

一三四

(前缺)

狀並康元取帳顯然之上者、云湖云田畠如元可被付當庄云々。如覺心申詞者、湖者自往古北英田内也。横大道南田者、以湖干上漸々所開作來也。且如雜掌出對寬治立券狀者、限南湖云々、可進退海之所見無之。而雜掌押領之間、代々就訴申子細被經御沙汰之條、御教書并守護注進狀分明也。但康元取帳者、雜掌押領之時事也。以自由取帳、爭可亂往古之堺哉云々者。如雜掌所進寬

治立券狀者、當庄南堺者限湖之由所見也。於彼狀者覺心無論。如使者注進繪圖者、今論所者爲湖以東之間、爲

當社領内之旨、帶康元取帳雜掌申之處、湖者當保内也。件田畠者、以湖水流落之跡耕作之間、爲當保分由覺心雖申之、以河海立堺之時、以中心爲堺之條爲通例之間、於湖東田畠等者、金津庄可進止之條不及子細。隨而於西堺、塩海者當庄所進退也。何号往古之湖可押妨以東之田畠哉。且康元取帳者、爲押領時狀之旨覺心雖稱之、不加殊難。而帶寬喜御教書并守護人狀等、覺心雖申子細、如彼御教書等者、當論所事無所見之間、旁不足證文。然則於彼田畠等者、以湖之中心爲堺、所被付于金津庄也。次打越事、當庄爲神領之間、任先例不及其沙汰焉。

一、吉次安守重國名田等事。

一、吉次屋敷事。

一、小白山神田公文在家在小事

一、大宮神田友重貞廣高廣等作名田等事。

一、友重作名田事。

一、大矢阿彌陀堂講田事。

右如雜掌申詞者、件田畠等爲當庄内之條、見康元取帳而弘安六年以後覺心押領之條無謂云々。如覺心申詞者、金津庄異者以勝示河堺之。而彼田畠屋敷者、爲勝示河東之間、爲北英田保内之條揭焉也。但康元取帳者、如載先段爲押領時帳之間、不能例證云々。雜掌重申云勝示河者全不存知之。彼河者阿里河之流也。越堺爲押領田畠、覺心構出勝示河名字之條、無其謂云々。覺心重申云、子細同前。但件河者、阿里河雖流合、專号勝示河、自往古立兩方堺畢云々者。雜掌則件田畠爲當庄内之條、康元取帳分明之由申之。覺心亦金津庄異者勝示河也。彼論所爲河東之間、爲當保内之旨稱之。而於勝示河名字者不存知之。件河者号阿里河之旨、雜掌申之間、河名字雖有其論、兩河流合之由覺心中之上、如繪圖者河流一道也。無各別河之條不及子細。爰今論所内、吉次安守重國名田并屋敷小田山神田公文在家等者、爲河以西條繪圖